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清代虞山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

吕姝焱

摘要：作为家族文学呈现的重要载体，家集的编刊是虞山文学世家传承家族文脉的核心方式。清代虞山家集现存目、存世者凡45种，绝大多数编纂于清末民初，是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文脉抢救与宗族文化自觉的产物。在功能属性上，虞山家集与家谱同源共生，既承担敬宗收族、传承家风的宗法使命，又突破家谱的封闭性，成为对外展示家族文名的载体。其编纂形态可分为合刊、选录、附刻三类，内容以诗歌、科举试艺为两大主体，完整呈现了虞山百年诗学谱系与江南科举文化的演变脉络。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宗族框架下的家集亦吸纳大量闺秀诗作，留存了丰富的女性文学史料。整体而言，晚清民国虞山家集是江南家族文学、地域文化、科举文化与女性文学交融的实物见证，具备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关键词：虞山；家集编刊；家族文学；女性文学；江南地域文化

南朝梁代王筠家族“七叶重光、人人有集”^①的文化盛况，成为后世家族文献编纂的典范，尤被晚清以降虞山文学世家视作精神标杆。邵渊耀在《虞山鲍家诗钞序》中承续王筠之意云：“昔梁王筠有言，崔氏雕龙，不过父子两三世。未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②他推崇本邑鲍氏世代能文，并积极编纂本家族文集：“欲仿上党舅氏鲍家诗例甄综一家之言，用备艺苑佳话，庶与江左乌衣王氏，人人有集，辉映古今。”^③追求“几同江左王氏，人人有集，载在志乘，藏在子孙”^④，此乃清代虞山文学世家共同的文化目标。

一、晚清民国虞山家集存目及时间分布

为客观、全面呈现清代虞山家集存目、存世实

① [唐]李延寿：《王筠传》，《南史》卷二二，第6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清]邵渊耀：《虞山鲍家诗钞·序》，《小石城山房文集》（上），民国八年（1919）兰雪斋排印本。

③ [清]邵渊耀：《昭文邵氏联珠集·识》，[清]邵震亨辑：《昭文邵氏联珠集》，光绪刻本。

④ [清]赵希文：《浚仪世集·跋》，[清]赵希文辑：《浚仪世集》，光绪二十四年（1898）常熟赵氏承启堂刻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况,兹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常熟图书馆、常熟博物馆等公藏目录,《清代家集丛刊》及续编、《重修常昭合志》《稽瑞楼书目》《海虞艺文目录》等目录文献,整理《清代虞山家集简目》如下:

清代虞山家集简目

序号	编纂者	版本	家集名称	馆藏及影印
1	苏去疾	嘉庆六年刻本	《同岑集》	国图、常图
2	张廷桂	嘉庆十九年卷施草庐刻本、 光绪重刊本	《南张三代合集》	南图、上图, 《清代家集丛刊续编》第 37 册
3	黄泰	道光十二年刘博文斋刻本	《虞山黄氏五集》	南图
4	姚福增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墨花仙馆合刻》	常图,《清代家集丛刊》第 58 册
5	黄廷鉴	道光二十年刻本	《琴川黄氏三集》	南图,《清代家集丛刊》第 56 册
6	俞钟琨	道光刻本、民国铅印本	《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抄合刊》	常图
7	赵宗建	咸丰五年常熟赵氏木活字排印本	《赵氏诗集合刻》	上图、常图,《清代家集丛刊》 第 59 册
8	张璐	同治刻本	《常熟张氏时文》	常图
9	严成勋	光绪二年大雅堂刻本	《严氏艺文集》	南图
10	宗廷辅	光绪六年常熟宗氏刻本	《湘茧合稿》	南图
11	张懋	光绪七年卷施草庐刻本	《南张剩稿》	南图
12	杨沂孙	光绪七年刻本	《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	南图,《清代家集丛刊》 第 65、66 册
13	赵士春	光绪九年刻本	《常熟赵氏家集》	常图
14	张丰玉	光绪九年卷施草庐刻本	《虞山张氏三集》	常图
15	徐大亨	光绪十三年刻本	《徐香粟诗稿·香子诗存 ·硃士诗存》	上图,《清代家集丛刊续编》 第 37 册
16	殷再巡、殷钟	光绪十五年刻本、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清钞本	《香泾仙吏遗集·声远诗稿》	上图、南图
17	陶元淳	光绪十八年刻本	《虞山三陶时文合刻》	常图
18	俞钟诒	光绪二十三年海虞留余书屋重刻本	《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	上图
19	赵希文	光绪二十四年常熟赵氏承启堂刻本	《浚仪世集》《浚仪外集》	南图,《清代家集丛刊》第 76 册
20	张大鉴、 张选、张继英	清刻本	《春林仙馆遗稿·擷林遗诗醉 ·吟楼遗稿》	南图
21	许廷录、许澥	清刻本 ^①	《东野轩诗钞·西桥小集》	南图
22	邵震亨	光绪刻本、民国排印本	《昭文邵氏联珠集》	南图,《清代家集丛刊》第 82 册
23	庞钟璐	清稿本	《海虞庞氏诗钞》	常博
24	李心耕	清钞本	《二余诗钞》	南图
25	屈见复	清钞本	《虞山屈氏丛书》	南图
26	钱德荣	清钞本	《拾余编》	常图
27	张洪	民国元年、民国十四年排印本	《常熟二冯先生集》	国图、上图、南图
28	邵松年	民国三年兰雪斋排印本	《金山楼诗集·弢庵诗存》	南图
29	姚倩、姚菡	民国四年铅印本	《南湘室诗草》《诗余》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 5 册
30	郑树藩	民国八年刻本	《水心斋诗钞》	上图、常图
31	王舒锦	民国八年王觐活字印本	《枕翠楼诗集·青箱阁诗集》	《稀见清人别集百种》第 5 册
32	席亮	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双桂轩诗集》	上图
33	瞿启甲	民国二十五年蓝印本	《瞿氏诗草》	上图,《清代家集丛刊》第 85 册
34	钱育仁	民国二十五年《荔园丛刊》本	《钱氏三世遗稿》	常图
35	赵允德	民国聚珍版印本	《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	南图

① 按,南京图书馆将其定为乾隆刻本。另表格为简省之便,馆藏皆用简称。

(续表)

序号	编纂者	版本	家集名称	馆藏及影印
36	不详	清刻本	《虞山鲍家诗钞》	邵渊耀《虞山鲍家诗钞序》，收于《小石城山房文集》
37	陶元淳	不详	《陶氏文献录》	《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著录
38	不详	严氏活字本	《严氏诗词综》	《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著录
49	张承霓	清刻本	《南张诗得》《南张艺文志》	《修立斋遗稿》著录
40	不详	清钞本	《归氏家诗汇选》	《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著录
41	萧尔梁	清钞本	《萧氏家集》	《稽瑞楼书目》著录
42	张鹏万	清钞本	《张氏唱和诗》	《稽瑞楼书目》著录
43	缪云凤	清钞本	《西庄缪氏家集》	《稽瑞楼书目》著录
44	归肇行	清刻本	《大观集》二十四种	《海虞艺文目录》著录

(一) 家集编刊集中于清末民初

编纂家集需要凝聚数代人心力。王伊论《浚仪世集》云：“穀盒修辑家乘，蒐访有年，掇拾于兵燹之余，虽片什零笺，珍如拱璧，雪钞露纂，汇成巨编。”^①《琴川黄氏三集》因“两公诗俱无定本，（顾光昭）先生掇拾于丛残错杂之中，积有年，所获数百首，保护若头目”^②。家集刊印费时费力，必依赖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览虞山家集有明确纪年者：道光前2种，道光朝4种，咸丰朝1种，同治朝1种，光绪朝11种，民国9种。其余稿钞本据编纂者、所收作者生平考订，多成书于晚清民国。虞山家集刊印最密集期是光绪朝至民国初年。

清前中期承平盛世，常熟世家致力科考，家集编纂并非急务。如黄泰于道光十二年（1832）刊印家集时称：“遭遇圣朝休养生息，绵绵延延。上则致身青云，敷历中外，下亦不失为善族。我祖父沐浴治化，俯仰无忧，得以闲暇舐笔和墨作为诗篇，歌咏太平。”^③道光以降，外患内忧迭起，家族文献遭遇灭顶之灾。王峻称赵珂廷“著作有《东溪草堂文集》《云海诗集》，诗集向有刻本，自遭兵焚已不复见”^④。张璐言道光年间伯兄“手定古文稿若干篇、时文稿若干篇”，然“咸丰戊午伯兄病没，瑛校刊古文二卷，遭乱毁板”。^⑤赵同钧《挹云楼诗文钞》更是“经洪杨之劫，仅存数叶”^⑥。《昭文邵氏联珠集》亦曰：“咸丰年间曼如侄奉祖庭命哀集而成。读后诗跋，知当时亦颇费搜罗。旋构洪杨之乱，想各底本已早付劫灰。”^⑦此类言论不胜枚举。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文脉断裂，战后安定之际，搜集、刊刻家集遂成各家族“敬宗收族”的紧迫使命。相较而言，辛亥革命对常熟及

江南社会冲击较小。自光绪朝至民国初年，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为家集编纂提供了基本条件。

需补充说明的是，现存可考的虞山家集编纂者均为男性。因编纂家集需社会交游、财力支撑、文献搜访能力，男性在传统社会占据绝对优势。虽偶有女性编纂个案，如昆山余筠雪《余氏五稿》“汇其祖、父、弟、妹及己合刻之诗”，然余筠雪“喜书史，有奇志，自恨不为男子”，幼许虞山朱子钦，却“立誓不嫁”。^⑧其气质行事近于男性，非传统闺秀类型，女性独立编纂刊行家集在虞山未形成风气。

(二) 家集是虞邑文化的浓缩

家集是虞邑千年文化的缩影，序跋作者亦热衷于将家族文脉与虞山人文传统联结。虞山

- ① [清]王伊：《浚仪世集·序》，[清]赵希文辑：《浚仪世集》。
- ② [清]季锡畴：《琴川黄氏三集·序》，[清]黄廷鉴辑：《琴川黄氏三集》，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 ③ [清]黄泰：《先人五集·总跋》，[清]黄泰辑：《虞山黄氏五集》，道光十二年（1832）常熟刘博文斋刻本。
- ④ [清]王峻：《云海诗集·序》，[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光绪九年（1883）常熟赵氏承启堂木活字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 ⑤ [清]张璐：《常熟张氏时文·序》，[清]张璐辑：《常熟张氏时文》，同治刻本。
- ⑥ [清]范镛：《挹云楼遗稿·序》，赵允德辑：《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民国聚珍版印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 ⑦ 邵松年：《昭文邵氏联珠集·小引》，[清]邵震亨辑：《昭文邵氏联珠集》，光绪刊本。
- ⑧ [清]赵同钧：《余氏五稿序》，赵允德辑：《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

赵氏自光绪九年(1883)至民国初年,先后编纂《赵氏诗集合刻》《常熟赵氏家集》《浚仪世集》《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成为家族文献编纂典范。嘉庆九年(1804),赵翼为《寄生馆焚余稿》序云:“虞山英淑之气,往往挺生伟人。而吾族之居是邑者为尤盛。自文毅公以直声著于前朝,迄今子孙犹系家风,以气节才干自见。”^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伊《浚仪世集·序》称:“赵氏为吾邑巨族,代有闻人,参议以进士起家,其后文毅、中允相继入词林,并建言劾二陵夺情,祖孙一辙,敦气节、扶纲常,声震天下,名垂后世,不待以诗传也。”^②民国初年,丁祖荫《挹云楼遗稿·序》言:“唐市古多诗人,明季应社崛起,海内和声风雅之盛,亘古不衰。”^③在赵翼、王伊、丁祖荫看来,赵氏家族文学成就植根于虞山“英淑之气”与唐市诗学传统,赵氏家族文脉相继正是虞邑千年文化生命力的体现。虞邑文人普遍认为,虞山秀丽山水是滋养家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山水清淑之气孕毓人文,西北巨崖深谷多产英磊之彦,而东南之秀异则于水寓之。吾邑凤号水乡,昆承、尚父两湖外迤西南为华荡。自华荡迤西南为家菱荡、野菱荡,自二菱荡在迤西南则为苑山荡,钓渚在焉。钓渚汇常熟、金匱两界之水,澄泓渟蓄,蔚蓝无际,长桥亘之,苑山如螺,风帆如鹭,村舍如泊鸥。”^④虞邑文化是家族文脉发展的逻辑起点。

家集呈现出鲜明的“家国同构”特征。道光二十八年(1848),屈见复编纂《虞山屈氏丛书》,以《三间汇考》开篇,论及编纂缘由称:“三间大夫,余家始祖也。幼读太史公传,每以不得游其故里为憾。观《五日竞渡》系汨罗故事,遗风盛传吴下,益心焉往之……虞乡子弟亦借以励志忠君爱国之心,俾后来者知食旧德之名氏尔。”^⑤鸦片战争后国势日微,士人悲愤交集。屈见复将相隔千年的屈原奉为家族精神始祖,正是看重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金鹤翀在《书金氏家谱后》中直言:“盖家谱祠堂之兴废由于一族,一族之兴废由于一邑、由于通国。通国贫则一邑一族不能独富,此所谓洛阳之名园,系于天下之盛衰者也。呜呼!国势既如此矣,愿有才者为民生谋治安之策,无才者耕读于田里,保其宗族,此予区区之意也。”^⑥在虞邑文人心中,家族与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家集编纂由此超越家族私事,成为关乎斯文存续、道统传承、国家命运的文化大事。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在明清宗族体系中,家谱是维系宗族血脉、传承宗法伦理的核心载体,明人李杰《海虞孙氏族谱叙》言:“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古今无无史之国,则亦不可有无谱之家。但史不患其无传,而家无贤裔则谱不修。渐致遗忘废弃,或冒姓读宗,乌在其能世家也。”^⑦于虞山文学世家而言,家集与家谱同源共生、价值相同,共同构成宗族文化传承的核心支柱。

首先,家集与家谱的编纂宗旨高度统一,即铭记先祖德业、留存先辈遗迹、传承家族文脉。虞山士人将整理、刊刻先辈诗文视为子孙的核心责任。陆佩珍告诫子弟:“先世所遗书籍等物,纵不能添置,当思慎藏手泽。时常检阅,勿不加爱惜而致有坏失之憾。遗集之未经刊布者,尤宜重视。虽片楮、尺牍,亦勿轻弃。”^⑧先辈诗文集若有遗失,或湮没无传,必然是家族憾事。明末清初虞山何氏家族文脉消散,令后人慨叹:“我里何氏当明清易代之交,以诗鸣者数辈,而《庐江三集》惟《何士龙集》仅存,虽显晦有数,毋亦保藏者无其人耶?”^⑨虞山子弟深刻认识到家族声名与家风存续,需要文献载体支撑。由此清代虞山形成主动搜罗、汇编先世诗文的普遍风气。

① [清]赵翼:《寄生馆焚余稿·序》, [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② [清]王伊:《浚仪世集·序》, [清]赵希文辑:《浚仪世集》。

③ 丁祖荫:《挹云楼遗稿·序》,赵允德辑:《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

④ [清]俞钟奎:《席丽农先生双桂轩诗集·序》, [清]席亮辑:《双桂轩诗集》,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

⑤ [清]屈见复:《三间汇考·序》, [清]屈见复辑:《虞山屈氏丛书》,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

⑥ [清]金鹤翀:《书金氏家谱后》, [清]金廷桂纂修:《常熟慈村金氏家乘》,民国三年(1914)活字印本。

⑦ [清]李杰:《海虞孙氏族谱·叙》,佚名纂修:《海虞孙氏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清初钞本。

⑧ [清]陆佩珍:《北堂日训》,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⑨ [清]徐兆玮:《瞿氏诗草·跋》,瞿启甲辑:《瞿氏诗草》,民国二十五年(1936)蓝印本。

先辈诗文别集的检得,具有偶然性。如俞钟琨、王青琴夫妇诗集“八十年来,几经兵燹,先人手泽,早共劫磨,无片纸存矣。近岁在市肆得便面一纸,两面书画俱全,已不易获”^①。殷树森搜集先高祖父母的诗歌亦如此:“厥后烽燹流离,家乘散佚,更无从寓目。光绪丁亥,胞兄树森以庚辰大挑,摄南皮篆,卸事回津,忽于行李中检得之。异哉!祖泽之留贻,三四十年所未见未闻者,果于何处得之耶?”^②先辈文献搜集不易,让士人愈发坚定编纂家集、系统保存文脉的信念。

其次,部分家集正是在族人撰修族谱时得以完成。修撰家谱是古代宗族社会的重要内容,搜集家谱资料的同时,族人的诗文著述得以发掘,为编纂家集提供了条件。《常熟赵氏家集》所辑先贤文集,便是在修宗谱时觅得。赵宗耀称:“先中允公集向有刊本,行世久远,存者已鲜,兵后益少概见。滋惧失传,会同族有修谱之役,以聚珍板印行,较为省便。”^③赵希文亦言:“客岁修宗谱,搜辑先世遗著,得《保闲堂集》《入云编》《云海诗集》《蔚子是集》,先后以聚珍板印行。”^④赵廷珂《云海诗集》也是在修家谱时偶然检得:“今夏族众,适修宗谱,搜辑先世诗文,族子次侯出公《老树轩唱和诗》一卷,系钞本。疑《云海集》中之子目。”^⑤王廷楷《枕翠楼诗集》亦如此:“戊午己未间,舒锦偕族子修辑家乘,搜罗旧著,得楚帆公《枕翠楼诗》上下二卷。”^⑥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家谱后设“文苑”,说明家集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家谱。由于家集与家谱的天然关联,不少文人为家集作序言,流露出与族谱序言相同的笔法。赵希文言:“我赵氏系自宋朝请大夫讳士鹏公,世居江阴,十三传至松云公讳实明,正統年间迁居常熟,再传而子姓繁衍、人文蔚起,几同江左王氏。”^⑦其叙述赵氏家族的诗文著述,仿佛在梳理家族世系。再如黄泰《先人五集·总跋》曰:“按上世所传抄本家乘云,系出江夏文疆公讳香之后,当宋末永嘉翁讳乐居虞山之小山东麓,老无子,继陆氏子,是为一峰公。小山黄氏所以别于他支者,由以陆继黄,今即以一峰公为始祖也。”^⑧其为家集撰写的写法与家谱序言并无二致。庞钟璐抄录《海虞庞氏诗钞》,开篇便是梳理庞氏家族世系,并为主要家族成员撰写小传。在上述编纂者看

来,家集就是家谱的一种表现形态。

再次,家集还具有家谱所不能承载的功能。其一,古代家谱是封闭的,多被保存在族内德高望重者手中。“家谱是珍贵的,保密的,深藏的,郑重的,对内使用而不能外部流通”^⑨,是“向内”的;而家集却是家族向时人展现本族文脉、著述的重要窗口,是“向外”的。家集比家谱更具文学表现力,家族后人阅读家集可深切感知先辈遗德。如庞钟璐在《海虞庞氏诗钞·序》中言:“先代诗文不可不读,良以声容笑貌不可得。亲读其诗文,当有得于僂见忝闻之际者。是编皆述先德,叙生平,敦家庭之谊,笃师友之情,即因时托咏。”^⑩张璐的外祖父与祖父属表亲,他为外祖父瞿绍坚《墨庄诗草》作跋称:“璐生也晚,不及见吾祖。读《友竹居诗》,萧然远俗,淡然无求,如见吾祖也。读《墨庄诗草》,又如见吾外祖也。”^⑪其读先辈遗书而得以感知先人音容笑貌。其二,整理家族文献可规避家谱一味附会祖先的弊病。如陶元淳在《陶氏文献录叙》中称家谱“所叙始祖多古之神圣贤人,而于六艺无可

① 俞鸥倡:《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钞合刊·跋》,〔清〕俞钟琨辑:《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钞合刊》,民国铅印本。

② 〔清〕殷李尧:《香泾仙史遗集·题识》,〔清〕殷再巡、〔清〕殷钟著:《香泾仙史遗集·声远诗稿》,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

③ 〔清〕赵宗耀:《保闲堂集·跋》,〔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④ 〔清〕赵希文:《寄生馆焚余稿·跋》,〔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⑤ 〔清〕王峻:《云海诗集·序》,〔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⑥ 王舒锦:《枕翠楼诗集·跋》,王舒锦辑:《枕翠楼诗集·青箱阁诗集》,民国八年(1919)王颀活字印本。

⑦ 〔清〕赵希文:《浚仪世集·跋》,〔清〕赵希文辑:《浚仪世集》。

⑧ 〔清〕黄泰:《先人五集·总跋》,〔清〕黄泰辑:《虞山黄氏五集》,道光十二年(1832)常熟刘博文斋刻本。

⑨ 徐小蛮:《清代上海及江浙地区家谱的刊行研究》,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第2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⑩ 〔清〕庞钟璐:《海虞庞氏诗钞·序》,〔清〕庞钟璐辑:《海虞庞氏诗钞》,常熟博物馆藏清稿本。

⑪ 〔清〕张璐:《墨庄诗草·跋》,瞿启甲辑:《瞿氏诗草》,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蓝印本。

考”,此实属“士大夫犹附会之,曰‘吾祖也,吾族也’”。^①家谱编纂者常为抬高门第而伪造世系,编纂家集却需切实的文献。其三,家集序跋作者常采用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俞钟诒为本族《俞氏啸月轩试艺合刊》撰跋称:“自今以后,愿我宗族子姓,仰承先志,励行读书,不仅以科名相劝勉,诒之志亦先人之志也。”^②季锡畴为族外《琴川黄氏三集》作序称:“嗟乎,昔之人伏处衡茅,刻志媚学,当其争一字之奇,斗一韵之巧,未尝不希冀夫身后之名,而自子孙视之,则尤吾祖吾父精神所著也,祖父之形模,子孙犹尊而奉之,况其精神乎?”^③家集序跋的第一人称叙述能让后代身临其境般感知先辈教诲。

需特别指出的是,虞山文人对何为“先人”有不同理解。多数家集所收诗人,与编纂者有清晰的血缘关系。这些先辈世代生活在虞山,与编纂者相差不过五世,如《琴川黄氏三集》只编入黄鹤、黄叔灿、黄廷鉴祖孙三人诗歌。有些家集却溯源甚远,如《虞山黄氏五集》将元人黄公望作为家集编纂的起始,《虞山屈氏丛书》更是将屈原作为家族始祖。《虞山黄氏五集》中除黄公望外,所收黄式、黄衍、黄范、黄鸿飞,是编纂者黄泰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黄公望晚年侨居虞山,被虞山黄氏族奉为始迁祖,然将其编入某一家族诗集,恐有失实之嫌。至于将屈原冠于《虞山屈氏丛书》之首,更显突兀。好在此类现象并不多见。

三、晚清民国虞山家集的形态

虞山家集的形态主要包括族人诗文集的合刊、族人诗文集的选刊或选录。

族人诗文集合刊,即将家族先辈的诗文集一并刊行。虞山赵氏家族“几同江左王氏,人人有集……庚申兵燹,均归遗佚”^④。光绪九年(1883),赵氏族人将赵士春《保闲堂集》二十六卷、赵世钺《入云编》四卷、赵森《蔚子诗集》二卷、赵廷珂《云海诗集》一卷、赵秉清《寄生馆焚余稿》一卷、赵元恺《一树棠棣馆诗集》一卷、赵奎昌《澄怀堂诗集》一卷,刊印而成《虞山赵氏家集》。《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亦是此形态。光绪七年(1881),杨沂孙忆起“少时祖母陶太

夫人之侄念相与结文字欢,乃得尽见三陶先生手稿”^⑤。他遂邀亲友搜集陶氏先人诗文集,并让其子杨同福刊刻。该家集包含陶元淳《陶子师先生文集》四卷、陶贞一《陶退庵先生集》二卷、陶正靖《陶晚闻先生集》十卷《补遗》一卷。此类家集是将各族人的诗文集总集汇合刊印,卷前标示所录诗文集名称、作者,往往卷帙浩繁,类似于丛书,如屈见复《虞山屈氏丛书》便以“丛书”命名。此类家集有的并不冠名“家集”,仅将族人诗文集名并称。如《春林仟馆遗稿·撷林遗诗·醉吟楼遗稿》是张大鉴、张选、张继英的诗集合刊,《香泾仙吏遗集·声远诗稿》是殷再巡、殷钟的诗集合刊,《徐香粟诗稿·香子诗存·硃士诗存》《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钞合刊》《枕翠楼诗集·青箱阁诗集》等亦如此。有些家集甚至是后世收藏者无意装订在一起,如《南张三代合集》《虞山张氏三集》,“皆似后人尤其是收藏者将已经单独刊刻的张氏别集汇合,非有意编辑的家集”^⑥。

族人诗文集的选刊或选录,最明显特征是在各卷首只写明所录诗人,而不标示诗文集名称,立足点是“选”。如黄泰编纂《虞山黄氏五集》称:“祖、父遗编,非子孙所宜去取,邵孝廉渊耀素精于诗,乃属为选定。至一峰公集,则顾侠君先生已采入《元诗选》,今亦未敢增删,合五集都付剖剜。”^⑦黄式、黄衍、黄范、黄鸿飞的诗歌由邵渊耀删减而成,所收黄公望诗歌则采录自顾嗣立《元诗选》。这类家集是有所甄选、

① [清]陶元淳:《陶氏文献录叙》,《陶子诗先生文集》卷三, [清]杨沂孙辑:《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② [清]俞钟诒:《俞氏啸月轩试艺合刊·跋》, [清]俞钟诒辑:《俞氏啸月轩试艺合刊》,光绪二十三年(1897)海虞留余书屋重刊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③ [清]季锡畴:《琴川黄氏三集·序》, [清]黄廷鉴辑:《琴川黄氏三集》。

④ [清]赵希文:《云海诗集·题记》, [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⑤ [清]杨沂孙:《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跋》, [清]杨沂孙辑:《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⑥ 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中),第160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⑦ [清]黄泰:《先人五集·总跋》, [清]黄泰辑:《虞山黄氏五集》。

整理而予以传世。

再如赵希文在《常熟赵氏家集》基础上编纂成《浚仪世集》，便体现了“选”的过程。赵士春《常熟赵氏家集》是将赵元绍、赵元恺、赵奎昌的诗歌单独成卷刊印。《浚仪世集》仅于卷五分别选录三人诗二十首、二十六首、三十二首。杨沂孙编《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将陶元淳、陶贞一、陶正靖三人文集合刊，而陶氏后人所辑《虞山三陶时文合刻》仅摘录三人“时文”部分。《南张剩稿》《昭文邵氏联珠集》《南湘室诗草》等皆是此类家集。此类家集大多是家族子孙摘录先辈诗文集后的誊缮，多以稿钞本形态传世，流传度较低。《海虞庞氏诗钞》《拾余篇》《二余诗钞》《归氏家诗汇选》等皆属此类。

还有一类家集的编纂者，起初并无意编纂家集，而是在编纂完某位先人诗文集后，再添入其他家族成员的著述。民国八年（1919），郑树藩为父亲郑达九编纂《水心斋诗钞》，后将祖父郑桢诗集“冠之”，遂成家集：“《水心斋诗钞》，一百五十首，先君子之遗著也……校阅既竣，爰付手民，殿以诗余，而以先大父遗诗冠之焉。”^①邵渊耀《金粟山楼诗》称撰成后未能刊印，子邵震亨在世时仍无刊刻之资，邵震亨死后书稿传至族人邵松年处。邵松年于民国三年（1914）邀友人庞鸿书删减《金粟山楼诗》称：“是集之诗多可传不及，今为谋流布，后益艰矣。惟是篇什甚富，校讎以待剞劂，颇费日力。”^②该书卷一至卷四录邵渊耀诗，卷五为诗余，并附邵震亨《弢庵诗存》三十二首。欲编一人诗集而成家集的现象，屡见不鲜。赵允德纂辑祖父赵同钧《挹云楼遗稿》时，将父亲赵元溥《古琴斋诗稿》一卷附于后，“以尽子孙保守之责”^③。谭祖武谈及此类纂辑方式称：“吾里宋氏刊玉才先生《愿学集》，附其子《楚台遗稿》，当世称之。今宜孙以其祖若父诗文汇刊一编，与宋氏父子后先并美，亦里乘之光。”^④宋顾乐是康熙朝人，诗词曲文皆擅，陈祖范、沈德潜、王应奎与之交好。宋氏后人刊行宋顾乐《愿学集》，附其子《楚台遗稿》。该编纂方式引起时人称颂和效仿。不过此种家集突出了某一两位主要人物，收录其他家族成员作品数量较少。张瑛刊长兄张璐《白圭榭文稿》，后将仲兄张珽《芝云仙馆文存》及自己

的《知退主斋文》一并刊行，名为《常熟张氏时文》。此集所收时文数量差异较大：张璐五十四篇，张珽六篇，张瑛四篇。席亮《双桂轩诗集》后附席思赞《云梯书屋诗稿》也是此类形态。此类家集所录诗人数量一般二至三位，与动辄收录二十余人的家集不可相比。

四、虞山家集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虞山家集根据各家族文献实际，所收文体不同。如张鸿《常熟二冯先生集》包括诗歌、散文、碑传、行状等诸文体；《严氏艺文集》卷一为“艺文”，卷二是“诗词综”。目前存世的晚清民国虞山家集内容主要集中在诗歌与试艺两方面。

（一）虞山家集序跋中的诗学谱系

诗歌是家集中最主要的内容，序跋中凝练着作序者对数百年来虞山诗学谱系的梳理：钱谦益——冯班、冯舒——沈德潜——袁枚——吴蔚光、孙原湘。

早在雍正八年（1730），王应奎便梳理了清初虞山诗学演进脉络：

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间尝取两家之诗论之。蒙叟才大学博，故其诗繁以缛，雄而厚，盖筋力于韩杜，而成就于苏陆者也。钝吟思苦工深，故其诗沉以细，丽而密，盖根柢于徐庾，而出入于温李者也。两先生之为近代诗人宗，决矣。^⑤

作为清代虞山诗派的鼻祖，钱谦益致力于学习韩愈、杜甫，兼善宋诗；冯班、冯舒取法于南北

① 郑树藩：《水心斋诗钞·跋》，郑树藩辑：《水心斋诗钞》，民国八年（1919）刻本。

② [清]庞鸿书：《金粟山楼诗·序》，邵松年辑：《金粟山楼诗集·弢庵诗存》，民国三年（1914）兰雪斋排印本。

③ [清]徐信：《挹云楼遗稿·序》，赵允德辑：《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

④ [清]谭祖武：《挹云楼遗稿·序》，赵允德辑：《挹云楼遗稿·古琴斋诗稿》。

⑤ [清]王应奎：《西桥小集·序》，[清]许廷录、[清]许澍：《东野轩诗钞·西桥小集》，清刻本。

朝,而出入于温庭筠、李商隐诗风。他们直接影响到虞山地域诗学的走向。

接着,沈德潜接续二冯,在包括虞山在内的吴中地区掀起了一股温柔敦厚的诗学热潮。邵渊耀《琴川黄氏三集·序》写道:

温柔而敦厚者,是即蔼如之言,过庭之训,雪焉而以言者,此之谓也。曩者沈文愨公以诗倡导吴中,实本此以为教,故宁失之平易,而不涉叫嚣,宁过于敦质,而不尚纤靡,信乎风雅之正宗已。^①

“温柔敦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诗家品评诗歌的重要理论支点,同时也是诗人诗歌创作所信奉的不二法则。

乾嘉时期是虞山诗歌发展的黄金期,“海虞诗家,乾嘉为盛”^②。首先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后,袁枚逐渐取代了沈德潜的诗坛地位:

尝谓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才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近则或趋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拦入风雅,而性灵格律又变而为考古博识之学矣。^③

孙原湘认为,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的虞山、吴中诗歌以沈德潜为主导。此后袁枚专主性灵,诗风为之一变。孙原湘在成为虞山诗坛新领袖之前,比王昶年龄略小的吴蔚光在虞邑颇受推崇。吴蔚光、赵同钰、陈声和与孙原湘均师事袁枚,“故随园诗派行于虞山独多”^④。

不久,孙原湘接续吴蔚光,主持虞山诗坛,并一直持续到咸同时期:

乾嘉之际,文物昌蔚,一二闳雅巨子,拓张坛坫。海内诗家,风从景附,号为极盛。而吾邑吴竹桥、孙子潇两先生,并腾声于其间,驰逐彥靳,不少后足以振钝吟、圆

沙之绪。邑中后起之士,承其风旨,乘流而进,以能诗显名者,踵趾相接。^⑤

这些对虞山诗坛风貌的总结,往往出现在家集序跋的开篇,接着作者便专论该家族的诗歌风尚。在作序者看来,家族主要成员的诗歌风格与虞山整体的诗歌风尚保持一致。如庞鸿书在《金粟山楼诗·序》中言毕孙原湘的诗坛地位,便推举邵渊耀能在一众学习孙原湘的后学中脱颖而出。邵渊耀在《琴川黄氏三集·序》中谈及沈德潜后,转笔言黄叔灿“游于公之门者也,其为诗一禀其指授,所著《籁鸣诗草》选声炼色,格调雅近中唐”^⑥。通过对整体诗歌风尚的把握,我们能大体了解虞山文学世家的诗风变迁。

(二)试艺类家集

虞山科举之风盛行,试艺类家集应运而生。言朝标论及本地制义渊流:“吾邑制义名家,自瞿昆湖始,论者称王、唐、瞿、薛为四大家,而昆湖实为巨擘。厥后若翁司寇、严太仆、钱湘灵、陶子师诸先生,皆足为昆湖嗣响。乾隆间以前,顾虞东先生为正宗,同时有谢勉庐先生及寓公柏东皋太史、华雋雨广文皆一时宗匠。”^⑦试艺是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擅长试艺的师长备受推崇。现存虞山家集中,《俞氏啸月轩试艺合刊》《虞山三陶时文合刻》《常熟张氏时文》均聚焦试艺、时文。编写试艺合刊的家族,往往科举绵延鼎盛。《虞山三陶时文合刻》所选陶元淳举康熙十七年(1678)博学鸿词科,陶贞一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陶正靖是雍正八年(1730)进士。俞大渊对家族科举盛业倍感自豪:

①⑥ [清]邵渊耀:《琴川黄氏三集·序》, [清]黄廷鉴辑:《琴川黄氏三集》。

② 徐兆玮:《瞿氏诗草·跋》,瞿启甲辑:《瞿氏诗草》,民国二十五年(1936)蓝印本。

③ [清]孙原湘:《籁鸣诗钞·序》, [清]黄廷鉴辑:《琴川黄氏三集》。

④ [清]宗廷辅:《徐香粟诗稿·序》, [清]徐大亨辑:《徐香粟诗稿·香子诗存·硃士诗存》,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⑤ [清]庞鸿书:《金粟山楼诗·序》,邵松年辑:《金粟山楼诗集·毁庵诗存》,民国三年(1914)兰雪斋排印本。

⑦ [清]言朝标:《杏花村文集·序》, [清]龚策:《杏花村文集》,清刻本。

“俞家本姓金氏,绍楼公以外家之姓游庠,遂姓俞,迄今已及二百年。一脉书香,不绝如线。自乾隆丁卯学正公举于乡后,中议公、清丰公相继成进士,而科名始著。”^①而编纂试艺家集的目的是为激励家族后进,如俞钟诒称:

先世父司马公暨我先征君与先叔父州悴公,哀辑吾宗自绍楼公以下试艺,汇为一编,以试期次,不以题次。刊于道光癸卯,毁于咸丰庚申。钟诒惧堕先绪,掇拾残编,谨藏诸篋。然板片不存,流传绝少。丁酉春,族弟钟颖自湖北贻书,创议重刊,乃偕弟钟奎及儿子冠群,蒐遗补缺,重为厘订。庚申以后,次第增入。此外族谱注有科名而原刻未备者,借中表李吉人所辑《岁科题名册》,复检《虞阳科名录》增补,另标佚艺编目以备续刊。是秋,弟钟奎举于乡……自今以后,愿我宗族子姓,仰承先志,励行读书,不仅以科名相劝勉,诒之志亦先人之志也。^②

《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共收录清代四十三位俞氏族人的试艺。据俞钟诒称,道光二十三年(1843),俞氏家族曾编有试艺合刊,后遭战祸“板片不存”。光绪二十三年(1897),俞钟颖、俞钟诒建议重刊该书。令家族振奋的是当年秋俞钟奎中举,可谓科第蝉联不绝。

试艺与诗歌,共同构成虞山文学世家日常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然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如吴卓信在《青箱阁诗集·序》中称:“夫词章之学,上可以华国,下可以化民。修身齐家之事,陶情养性之方,俱备矣。今人专事举业,置诗古不问,及叩其所以,则曰:‘此文人小技耳!’曷足贵乎?”^③因醉心诗歌而放弃举业的例子也不少。如何平衡诗歌与试艺的关系,成为士子要直面的问题。清代科考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该矛盾。据《清史稿》载,清朝自顺治三年(1646)重开科考,首场考试写七篇八股时文,第二场作一篇策论、一篇表文和五条判词,第三场作答五道策问。之后百余年无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去掉论、表、判,在第二场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乾隆四十七

年(1782)朝廷将律诗提至首场试艺后,且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④此后乡试、拔贡试等也增加了试律诗。《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便收录了俞钟磨等五人的试艺类诗。此后出现了试艺类家集,不少地域诗歌选本也纷纷聚焦于试艺。翁同龢在《虞山七家诗序》中称:

国家设翰林之官,专以诗赋为职,而乡、会两试及学政之试,皆于四书经艺外,课以五言诗,谓之唐律。承习既久,作者益多,且亦日益工,而有司选取之法日益密。一韵之失,一字之病,往往摈抑真材而不惜,嘻,亦已太甚矣。^⑤

在科考内容变化的背景下,钱漱青编选《虞山七家诗》。无论是日常吟咏,还是为科考应试,诗歌都是士子文学创作的重要体裁。

五、虞山家集中的女性

在晚清民国虞山家集中,闺秀诗人的崛起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囿于古代宗族观念,女性生平事迹、文学著述不入家谱。但在家集中,女性却争得了一席之地。

(一)虞山女性诗文创作风气浓郁

笔者根据《江苏艺文志》《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统计出清代虞山女性有诗文著述传世者达八十七位。若再参照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以及各诗文总集、选集,数量远不止于此。这些女性作家体现出明显的家族特征。除文学

① [清]俞大渊:《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小引》, [清]俞钟诒辑:《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

② [清]俞钟诒:《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跋》, [清]俞钟诒辑:《俞氏嘯月轩试艺合刊》。

③ [清]吴卓信:《青箱阁诗集·序》,王舒锦辑:《枕翠楼诗集·青箱阁诗集》,民国八年(1919)王颢活字印本。

④ 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选举志三》,《清史稿》卷一〇八,第3148-3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⑤ [清]翁同龢:《虞山七家诗序》,《瓶庐丛稿》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3册,第4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夫妇现象外,不少女性本身即出自书香世家。如程端秀与程端颖、苏琇与苏瑗、王慧增与王淑增姊妹,许在璞、许韞辉姑侄,李心敬、归懋仪母女等。以姚氏家族为例,姚福增因为妻子屈氏的缘故,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印屈颂满、季兰韵诗集:“予妻屈,先生为妻党从叔。屈氏亡,取于周,外舅姑继为女。”^①姚福增四位孙女在清末虞山闺秀诗坛上熠熠生辉:姚鸿玉著有《三多室集》,姚鸿慧著有《群玉山房集》,姚鸿倩著有《梦香室诗词集》,姚鸿菑著有《纫芳集》。《晚晴簃诗汇》著录姚鸿慧与姚鸿倩、姚鸿菑有酬唱诗集《联珠集》,樊增祥题诗道:“姚女儿家三朵花,肉身同苗水仙芽。红闺手写联珠集,不独诗佳婿更佳。”^②晚清民国虞山出现了夫妻唱和、姑侄联吟、姊妹吟咏等多种活动场景,可见女性诗歌创作的积极性。

虞山女性诗歌创作的崛起,也引起了晚清民国虞邑乃至全国诗坛的重视。在虞山乡镇诗歌选本中,赵允怀《支溪诗录》选录王氏诗,何兆麟《桂村诗钞》收录秦淑、王氏、吴静诗,冯景元、徐家驹《泖溪诗存》选录裴婉真、王静芳诗,倪赐等人所编《唐墅诗存》专列吴绡、孙淑等十九位闺秀诗。在书籍编目方面,姚福均《海虞艺文备略》、杨英彝《海虞艺文目录》均单独列出女性诗文著述,丁祖荫等人编写《(重修)常昭合志》单列“才媛”一节。放眼全国,王蕴章《然脂余韵》、雷瑱《闺秀诗话》、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单士厘《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及《清闺秀艺文略》、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更是选录不少虞山女性的诗文著述、诗学观点。徐兆玮据此摘录、编纂《海虞闺秀诗话》一书。无论是地域性诗歌选本,还是全国性诗话、诗选,均瞩目于虞山闺秀诗人的崛起。虞山家集编纂者对女性及其著述的重视,也属情理之中。

(二) 女性入选家集的方式

闺秀诗人入选家集的形式有:与丈夫诗集合刊,与姊妹等家族女性诗集的合刊。

与丈夫诗集的合刊,是女性入选家集较常见的形式。据笔者考察,最早将女性编入虞山家集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姚福增所辑《墨花仙馆合刻》。该形式家集还可溯至孙原湘夫妇诗

集。嘉庆五年(1800),孙原湘始刻《天真阁集》。至道光八年(1828)孙原湘去世前,《天真阁集》已有三十卷本、三十二卷本行世。其去世后,子孙将新得诗六卷与词、骈文、古文一道刊行,诗文集共增修至六十卷。席佩兰《长真阁集》有嘉庆间刊本。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重刊,《长真阁集》才被附刻于《天真阁集》后。该刊印模式与《墨花仙馆合刻》相同。相较于一般文学夫妇多以夫扬名不同,屈颂满的诗名多有得于妻子季兰韵。屈颂满“少颖异,十三能为擘窠书,诗画学即工”,季兰韵“博涉经史,亦工诗画”。屈颂满二十五岁便早早离世,此后季兰韵“哭以诗,复为文祭之”^③,又三十二年后才过世。值得关注的是赵氏家族女性,在赵氏家集《浚仪世集》卷六中,除收录赵秉清、赵同曜、赵贵瑶、赵贵娥、赵贵瑜五位赵氏家族女性的作品外,更是选取了三十三位嫁入赵氏家族的女性诗人。因此我们可将这三十三位女性归入“与丈夫诗集合刊”这一形式。

母女、姊妹等家族女性诗集合刊的代表是李心耕所辑《二余诗钞》。李心耕与姐姐李心敬自小喜吟咏,并受到师长的嘉誉。李心敬后嫁于归朝煦,生女归懋仪亦善吟咏;归懋仪后嫁于舅舅李心耕之子李学璜。乾隆五十五年(1790),归朝煦欲刊李心敬诗集,李心耕认为“寥寥数纸,不复成帙,因择懋仪作中粗可者附其后。余重悲余姊之早逝,而又喜懋仪之善继母志”^④。再如宗廷辅所辑《湘茧合稿》,包括伯祖母钱念生,姑宗婉、宗粲三人诗词。与《二余诗钞》《湘茧合稿》相比,《南湘室诗草》在体例编排上可谓巧妙。《南湘室诗草》将姚倩、姚菑的诗作穿插排印,读来有“这边唱罢那边和”之感,颇有趣味,如妹姚菑作《供梅》《种梅》,姊姚倩作《探梅》《红梅》。《南湘室诗余》收录均为词作,姚菑作有《烛影摇红》,姚倩亦和原韵而作。姊妹二人,或同题吟咏,或依同韵唱和,

①③ [清]姚福增:《墨花仙馆合刻·跋》, [清]姚福增辑:《墨花仙馆合刻》,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② [清]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二,第15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④ [清]李心耕:《二余诗钞·序》, [清]李心耕辑:《二余诗钞》,常熟归氏寿与读书室钞本。

令人钦慕。

(三) 孝妇与诗人——家集中的闺秀形象

虞山家集中女性诗人往往有孝妇、诗人的两面特性。最先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是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孝妇,如赵翼赞誉赵秉清孝亲称:“福宁守补卢君女秉清,尤可敬也。清幼钟爱于父母,即自矢不嫁以养亲,父母鉴其诚,遂停之。尝刮股以愈母疾,迨母歿,而补卢又瞽废。清侍起居,奉寝馈,俾安适以终天年……其弹词,片语无不从至性中流出,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诚有合乎风人之旨,而格律老成,意理清切。”^①所论同时肯定了赵秉清诗词宗旨、风格皆合乎其至性贞孝品质。王青琴素朴持家,道光二十三年(1843),俞钟琨的父亲返乡丁忧,赞誉儿媳称:“汝得贤妇可慰余怀矣。”^②《浚仪世集》著录三十三位嫁入赵氏家族的女性,皆贞孝双全。赵世铎妻陈孺人,“早寡,抚嗣子,嗣孝如己出”;华氏二十七岁寡,“纺织奉姑,自食糠,复抚五岁孤”;吕孺人二十九岁寡,“尝被火灾,已及寝,姑惶悸不能步,氏冒火负以出,乃免”。^③

虞山家集也彰显了部分女性的诗性才华,如宗廷辅赞宗婉:“取诗中有人之说,谓法自文生,声随境易。故自抒所得,不屑屑依傍古人,而又能乐善通中,不封己自域。”^④翁同龢亦盛赞宗婉:“诗格于中晚唐为近。其浑脱恬雅处,非雕绩点染者所能知。铁云诗坛标帜,得毋俯首下风耶。”^⑤再如张縉英评王青琴诗称:“骨清而思隽,戛戛乎不染脂粉之习。微独会意巧而遣辞妍,抑有以达其芬芳悱恻之怀,使人低徊而不置。”^⑥《浚仪世集》亦对屈秉筠、赵秉清的诗歌特色予以充分肯定。

虞山家集中的女性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孝妇形象,究其原因,要在家集编纂者、作序者全为男性,他们习惯于用品行、节孝等眼光衡量女性。囿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勤俭持家、侍奉公婆等观念,家集的序跋中往往首先肯定的是女子的德操品行。而女性自身也对诗歌创作有着相似看法,如俞钟琨称其妻子:“自以拈弄翰墨,非闺阁本务,遂绝不复为。且检平日诗画,命女如悉毁之。”^⑦俞大文记其“继室翁病革时,曾手焚所著”^⑧。频频发生的女性焚稿现象,说明女性自身在勤俭持家与诗歌创作的选择上有

清晰认识。此外,家集编选者著述女性诗人的目的在于“以诗存人”,纵使虞山女性诗人有归懋仪、季兰韵、宗婉等翘楚,然绝大多数女性并不以作诗为风尚。“以人存诗,以诗存人”,是清代诗歌选本编选者的目标。女性常年相夫教子,大多数很难在诗歌领域卓有成就。相反无论是从世俗标准,还是家族发展来看,表彰孝妇更为重要。囿于家集编选者的诗学素养,他们不善于总结女性诗人的诗学理论。如赵希文在《浚仪世集》中介绍赵秉清、屈秉筠时,只是将赵翼与邵渊耀所撰序跋、姚锡范《红叶山房诗话》和单学傅《海虞诗话》中相关论述刊印出来。而赵希文在描写其他节烈、孝妇时,却能活灵活现地呈现细节。张縉英为王青琴《绛雪楼诗钞》撰跋,充分肯定其诗歌成就,然此篇跋语却与嘉庆年间鲍份为屈婉仙所撰《韞玉楼词跋》并无二致,^⑨当为张氏抄袭鲍氏而得。故无论是编纂者还是序跋作者,均不善于发现闺秀诗人的艺术特色,而较擅于梳理闺秀的生平事迹。

结 语

虞山家集以独特的编刊实践与文本形态,成为清代江南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从编刊与文本特征来看,清代虞山家集编刊活动集中于清末民初,既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文脉抢救的必然结果,也是宗族文化自觉的具象体现;编纂主体以男性为主,却能突破性别禁

① [清]赵翼:《寄生馆焚余稿·序》, [清]赵士春辑:《常熟赵氏家集》。

②⑦ [清]俞钟琨:《先室王孺人传略》, [清]俞钟琨辑:《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抄合刊》,道光刻本。

③ [清]赵希文辑:《浚仪世集》卷六。

④ [清]宗廷辅:《梦湘楼诗稿·序》, [清]宗廷辅辑:《湘茧合稿》,光绪六年(1880)常熟宗氏刻本。

⑤ [清]翁同龢:《梦湘楼诗稿·识》, [清]宗廷辅辑:《湘茧合稿》,光绪六年(1880)常熟宗氏刻本。

⑥ [清]张縉英:《绛雪楼诗钞·跋》, [清]俞钟琨辑:《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抄合刊》,道光刻本。

⑧ [清]俞钟琨:《侄妇王孺人哀辞》, [清]俞钟琨辑:《引箫院残稿·绛雪楼诗抄合刊》,道光刻本。

⑨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二册,第745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辑吸纳闺秀诗人入集,形成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编纂格局。在与家谱的共生关系中,家集既承接了家谱敬宗收族、铭记先德的核心使命,又以诗文为载体突破家谱的封闭性,弥补其叙事空泛的缺陷,与家谱共同成为宗族文脉传承的双重支撑。在编纂形态上,虞山家集形成了合刊、选刊、附刻诸类型体系,兼顾文献的完整性、精选性,适配不同家族的编纂需求;在内容上以诗歌与试艺为核心,既承载着虞山诗学谱系数百年的流变,又记录了科举文化与家族家学的深度融合,彰显了士人“文以载道”与“学而优则仕”的双重追求。

从文化意义来看,清代虞山家集的编刊与流传,不仅构建了常熟地域家族文学的传承体系,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在宗族文化层面,虞山家集以诗文为实证,厘清宗族世系,凝聚宗族认同,延续了江南望族的家学传统,成为传统宗族文化在晚清社会变局中的重要传承载体。在地域文化层面,虞山家集将家族文脉与虞山山水形胜、千年人文积淀深度融合,具象呈现了清代江南地域诗学的发展轨迹,彰显了虞山地域文化的生命力与独特性,为世人了解虞邑家族文学提供了重要窗口。举例而言,袁枚便是在读到《二余诗钞》后了解李心敬母女的诗歌,并称赞归懋仪诗“绝不似闺阁语”^①;李慈铭阅读《海虞三陶先生集合刻》后高度评价道:“三陶皆粹然君子,学有本原,其文真实和平,而词藻斐然,抑扬往复,俱与庐陵为近。”^②编入虞山家集的作者,除了部分著述等

身外,大多数作者的诗文创作数量并不多。倘若单独刊行,一则耗费财力,二则也难以在文坛上产生反响。而虞山家集以类似于丛书的形式,整体呈现了若干位有血缘关系的文人著述。这不仅方便时人了解家族重要成员的文学成就,其他成员也可借机得闻于世人。在女性文学层面,虞山家集打破传统礼制对女性诗文的排斥,为闺秀诗人提供了合法的传世空间,留存了珍贵的女性文学史料,推动了江南闺秀文学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清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个案。在学术文献层面,虞山家集涵盖多种版本类型,收录大量未刊稿本、钞本与刻本,完整保留了清代虞山望族的诗文创作与文化活动的记录,为清代家集研究、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科举文化研究及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国古典戏曲目录研究”(25YJC760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姝焱,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诗文、地域文学。

①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五,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十册,第74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② [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第11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